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 
第十四回 熱中寓寒參禪景 喜間生悲歎月詩

話說白老寡用象牙箸緊夾著肉丸子，欲使其不動，但因兩個都是滑溜溜的東西，肉丸子忽然失脫，掉下來了，白老寡慌了道：「你成了籠了不成！」說著趕上去伸手去拿，熙清笑道：「違了令了，快將這七杯酒送給白媽媽去。」丫頭遂即送過來，白老寡方歸坐，熙清便笑起來道：「你若不說笑話，便加倍罰你十杯。」白老寡沒法兒只得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好歹說個故事吧，你們可別見怪。」眾人都止了說笑，靜聽他說笑話。白老寡先笑道：「有個善人，向他老婆說：『相傳釋迦牟尼佛，大發慈悲之心，割自己的肉喂烏啖虎。如今雖欲學他，但鳥飛上天，虎隱深山，身上雖有肉也不得給吃了。只因夏日蚊子多，這肉是施給蚊子吃了。』」遂不掛帳，裸著身子躺了等著。有日值功曹得知此事，欲試其真心，化作一隻狼撲了過來，那人見了大聲喊道：『少嘗一些也罷了，若是真個大口家吃起來，可不是玩的！』」眾人聽了哄然大笑起來。爐梅向德清笑道：「姐姐可聽見了，白媽媽這豈不是說我們護食，奚落我們呢。」德清笑道：「白媽媽這故事說的真個巧，你自說該罰幾杯吧？丁香快去將我屋的大盞取來。」丁香應聲「是」，忙去了。白老寡大窘，笑著央求道：「好姑娘，我說這故事，原是相傳下來的，並非我隨意瞎編的，如何敢來奚落姑娘們。」爐梅笑道：「常言道『機緣難逢』，若不問你但會吃不會說笑話，你如何便想起少嘗大啖的事來呢？你這故事也不只奚落德姐姐護食，豈不把席上比你吃的少的人都罵成蚊子了？」眾人齊笑道：「原來白媽媽這故事把我們都罵了，這會子該每人罰他三杯。」白老寡聽了此話，無言可對，急得打著自己嘴，笑道：「太太、奶奶們，我只怕說不笑人家，加倍罰酒，急著說的，那裡有工夫想到這麼多的規矩上頭！大家也不必罰我了，我只吃我罰酒就是了。」爐梅忙向德清使了個眼色笑道：「德姐姐這也罷了，白媽媽你擲的可是『老僧深閨賣俏』不是？老僧雖瘋顛，到底也沒有個賣俏的理，況且在深閨，越發不相當，罰五大杯也還輕了呢！再說故事上頭，又有過失，須再加一倍，翠玉快添上五杯酒來。」翠玉忙應「是」，用一托盤端著五杯酒來放下。

當下，王姥姥因受了白老寡的氣，正沒處出氣，逢此機會，心中大喜，遂端起杯來，送到白老寡嘴邊，說著「快吃」，往下一灌，白老寡推不過，一挺脖子都吃盡了。王姥姥忙又捧上一杯來，白老寡向爐梅告免，爐梅命翠玉送魚，畫眉夾一箸送入口內，白老寡嚼著嚥下，王姥姥又把酒送到嘴邊，白老寡推不開，又吃了。張媽媽又送進一塊鴨掌，王姥姥又接連灌酒，白老寡一來不得推，二來吃得嘴滑了，情不自禁，將十杯酒吃個罄盡。因吃得急了，一時氣噎咳嗽起來。

老太太道：「也不看老人家，只顧灌他不成？丫頭們快給捶捶背。」畫眉忙到身後捶背。翠玉收了杯盤後，白老寡的酒方湧上來，見丁香拿一個瑪瑙盞來，忙叫：「拿來。」取過來細細看了半響，笑道：「這盞造得這般得意兒，好姑娘，你就給我斟一盞茶來吃。」爐梅笑道：「白媽媽這會子我再不敢說罰你了，因丁香拿了這個盞來，我要誠心敬你一杯呢，不知你要也不要？」白老寡正遲疑時，德清、琴琴二人笑道：「白媽媽這是敬酒，比不得罰酒，你若不受就不好看了。依我們說，這一盞酒，一半你吃，一半我二人分吃，這可使得？」白老寡也不推辭，點頭應允。德清遂喚丁香滿斟上一盞酒，送到白老寡手裡，白老寡笑道：「這一傢伙兒我也就差不來仿了。」德清忙舀了一杯送與琴琴，又舀出一杯放在自己門前。

原來這盞用一塊圓圖瑪瑙碾成的，外邊明面上盛酒少，裡邊套空內容酒極多，白老寡見他二人舀去了兩杯後，盞內所剩不過兩杯，也就不再爭持。又見德清、琴琴二人舉杯飲盡，傾著給他看，白老寡亦舉起盞來，一口氣吃下，看看吃得殆盡，剛放下盞，酒又湧出來了，白老寡驚異道：「喲，這盞成了聚寶盆了？做的又這麼巧，我再吃一陣，看你還有沒有了。」這會子也不用別人讓，雙手捧起來，一氣吃盡，剛把盞子放在桌子上，酒又湧出來了。白老寡見了大喜，鼓掌笑道：「瞧，可真是個寶貝了。」畫眉從旁慫恿道：「白奶奶你再吃一陣看，還能出來比這更奇的呢。」

白老寡真個舉盞一氣吃盡，即覺頭暈眼花，天旋地轉，身不由己，拋了盞子，驀然倒地，枕上張媽媽的大腿便睡。

此時，已輪到張媽媽。即抓起骰子來向瑞虹笑道：「姑娘，你給我看著。」說著一擲：

乞人草甸練拳。

璞玉道：「乞人雖可偶往草甸逛逛，練拳卻與去處相違，當罰兩杯。」看今牌是「飛觥」，瑞虹忙說與張媽媽，一個飛給王姥姥吃了，一杯張媽媽自吃了。

下該璞玉的。璞玉拿起骰子笑道：「我也許似商鞅，落了自己的法網呢。」說著猛力一擲：

公子深閨坐禪。

爐梅笑道：「呀！這會子該怎麼處，不吃如何脫得過去，當罰三杯。」璞玉道：「公子在深閨也無礙，坐禪也不犯律條，如何受罰？」爐梅爭道：「你不該自己作了令官，自己攪混了，別人的你隨意變著法兒罰，自己倒些般耍賴？」德清知道璞玉不能多吃酒，遂陪笑和哄道：「這雖屬非理，看來足可免罰，公子在深閨，又以坐禪為事，倒是難得，這般個善行公子，如何罰得。」說畢，看酒令是「賽枚」，又道：「既不罰，也無須賽拳了。」

當時，日已平西，席上又早搬上飯來，於是大家吃飯。老太太笑道：「灌的那白婆子已醉了，這會子還不叫醒他吃飯？」話猶未了，白老寡忽然翻身伸腿，打個哈欠，轟隆隆一聲，放了個大屁。王姥姥剛端起一碗湯來喝，不覺聞聲大驚，失聲叫了起來，把湯都晃撒了。張媽媽先呵呵大笑起來，眾人也直笑得不能吃飯了。

白老寡翻身爬了起來，咧著嘴皺著眉就往外跑。德清一頭笑，一頭忙叫丁香、鸚哥二人忙跟去。二人忙止了笑，扶著白老寡，知他要出去，便拉往山背後去了。方走到太湖石旁，白老寡已是走不動，渾身顫抖起來道：「姑娘們快給我撩起衣襟，我的腰已彎不得了。」說著從懷裡掏出兩塊紙，到山石後邊蹲下了。鸚哥、丁香二人也不好拋下走，只得暫立等候。忽聞下氣聲，接著苦、辣、酸、甜、咸也不知是甚麼滋味兒，只覺臭不可耐，二人無法，只得捂著鼻子等著。等了半日，白老寡方事畢，蹣跚走出。三人同歸亭上來。

時已日薄西山，老太太、顧氏太太、金夫人等都出園去了。眾人送到石橋上，琴琴笑道：「我們這會怎麼著，大家也散呢，還是玩玩呢？」熙清道：「再過一會子福晉太太還不祭月來嗎，我們這會子出去了又回來，不如竟在這裡等著一同出去豈不好呢。」璞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這樣極好，我們還是到拱碧亭上吃茶去吧。」大家又轉身回來，只見張媽媽、白老寡、王姥姥三人晃晃蕩蕩、吵吵鬧鬧的迎面而來，白老寡先笑道：「告辭姑娘們，明兒一早我們各自家去了，冬天再來望姑娘們。」爐梅笑道：「白媽媽明兒再呆一天不好？我們再預備席吃一天。」白老寡一面往外邊走著，一面手、頭齊搖道：「罪過，罪過。這恩典已是不盡了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。

宮喜道：「今日之宴，雖然極熱鬧，極好，只是叫白媽媽吃得多了些，所以不合老太太的意思了。」爐梅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也奇了，誰逼他了，他自己果真不願意，難道接著牛頭硬叫去喝水不成？」說著話，走到拱碧亭上來，只見媳婦，丫頭們正收拾杯盤几案，灑掃地下。德清要吃新龍井茶，吩咐丫頭們烹茶，眾人或階上，或欄上，或當院散坐，獨琴琴坐在一株梧桐樹下的桌上吃瓜子。幾個螢火蟲振翼繞鬢而飛，又有幾個落在身上。璞玉見了，不覺驚喜，手裡拿一把骨柄芭蕉扇子，只管一東一西的驅逐，爐梅在階上見了，端著茶碗笑道：「璞玉！為時尚早呢，留點氣力，到晚上驅蚊送涼不好？」琴琴全不理睬，璞玉便棄了扇子，攆爐梅去了。

熙清、宮喜二人拉著手到德清跟前來笑道：「我們大家都在這裡，趁此涼爽，想個法兒玩玩才好。」德清道：「忒吵吵嚷嚷的玩法兒也不好，倒不如大家尋個清靜有趣的事才更好。迎此清風而坐，心中一如天上皓月，豈不有趣。」爐梅向前道：「若尋越樂越清靜的，只沒個撫琴的。」璞玉道：「怎麼沒有，我知道琴姐姐的洋琴就好。」琴琴笑道：「撫銅弦琴倒也罷了，若是弦子卻不

能夠，況且樂理也大不相同。」眾人都求其一奏，琴默也覺得高興，遂喚瑞虹取了洋琴來。因外邊風露冷，遂都到廊簷下。

欄杆內蘭花盆旁坐下，將琴放在幾上，開了盒蓋兒，隨手調弦，和了宮調，因此時正是桂花盛開，便取意奏起《梅花三疊》曲來，撫到第二疊「嚴若冰霜，但與蒼松翠竹常相契交，可為兄弟」，爐梅只顧瞧著琴默，點頭微笑。又撫到第三疊「花自清香，月自皎潔」時，璞玉不時道「好」，德清亦稱贊不已。琴韻和風聲，真個是月愈白，風愈清，天空地闊了。

未幾，冰輪湧上，萬頃長空，光芒四射，彷彿隱隱一朵五彩瑞雲，籠蓋園上。琴默正欲再往下撫時，忽然那邊響起一片爆竹聲來，間有音樂相雜。丫頭們慌忙跑來道：「福晉太太往來山軒祭月來了。」眾人忙起身，德清叫檳紅道：「你去將我們的筆硯取來，送到綠波堂去，我們祭完月，在那裡寫詩。」說畢，大家來到山軒祭月台上，只見祭案已設，擺了茶果，音樂作於階下，金夫人立候。遂由德清拈香，照清燃燭，宮喜捧壺，璞玉獻酒畢，金夫人方慢慢向前點上三杯酒。率領眾女，向月宮拜了三拜。

但見香煙人影，交錯相映，煞是好看。拜畢樂止，金夫人率眾回來時道：「冷夜裡你們也該回去了。」德清輕輕推了一下琴默，琴默會意，忙道：「天還早著呢，我們再坐一坐才回去。」金夫人點頭去了。

大家送至綠波堂止步，見丫環們已備好諸般用具，眾人便尋座坐下，商議題目。德清道：「今日群賢畢集，詠月不可只以月為題；如但以月為題，自古至今也太多了，琴、爐二公胸中，少說也有十幾首，可以必得引入別故，使題難些方可。」爐梅笑道：「誰敢應這賢名！德姐姐既這麼說，你就出題，我們也不必限韻，但用各自愛用的字罷了。」德清遂取紙潤筆，想了一想，寫出了六個題目，縮在牆上，眾人看時：

「迎月」「喜月」「聽月」「雙月」「送月」「借月」。

爐梅笑道：「姐姐差矣，你這六題中，『迎』『送』『喜』『歎』皆可用，『借月』也罷了，惟此『聽月』是何言語？聽者耳聞其聲之謂也。月乃極靜無聲之物，『月』字上面放上一個『聽』字，這二字無如說山中之魚，海內之虎，不亦謬乎？」德清道：「爐賢公所責甚當，雖然，古言有雲：『讀書由難明而通其理，觀文自達其無意之境，方可謂妙。』但憂足下之學問未達其境耳，又何憂乎無其由哉？」爐梅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題我們誰也不知，也只好出題的人自作了，我們只作各自所能所知的罷了。」德清笑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一時眾人都思索起來，寂然無聲了。琴默叫丫頭取繡墩來，倚欄而坐，釣起魚來。璞玉手內拿著一枝桂花，只顧聞著踱來踱去。爐梅忽然蘸筆去鉤了牆上的「歎月」一題，擲筆拿到階旁去撫那梧桐樹。照清也起身去鉤了「喜月」。琴默放下釣桿，去將「迎月」鉤了，回來自提梅花自斟銀壺，在一口海棠洞石杯內，斟上半杯黃酒，慢慢的吃。宮喜忽然起去將「送月」鉤了，璞玉忙走過來看了央求道：「好姐姐，這個題我才得了兩句，讓給我作了吧。」宮喜笑道：「誰不叫你先鉤了，我那麼容易得了幾句不成？」璞玉無奈，只得鉤了「借月」。德清見剩了「聽月」，也不去鉤他，走到琴默跟前，取杯吃了半杯酒，叫檳紅取一炷夢甜香來燃著，便舒紙寫起來了。

原來那香只有三寸長短，細如莠莖，其燃極快，所以以此限時，是待香盡若詩不成，即要行罰的意思。眾人見燃起了夢甜香，各自忙著都磨墨提筆寫起來。瑞虹從旁笑道：「又來一個詩客了。」眾人抬頭看時，只見秀鳳領著一個媳婦一個小丫頭走來，笑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，你們還這般作詩填詞的不出去，老太太問了好幾回，老爺也從外頭進來了，福晉太太怕使別人叫不回去，所以特叫我來的。」大家讓坐，秀鳳坐了。璞玉笑道：「若早知秀姑娘來，多出一個題，也叫他作一首呢。」秀鳳笑道：「叫我作甚麼詩，作安代詩嗎？」眾人都啾啾的笑了。秀鳳又大笑道：「若是叫我作安代詩，倒是極現成的，我的師父也在這裡呢。」眾人問道：「誰是你的師父？」秀鳳又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師父就是今日趕肉丸子的那個人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笑得寫不得字了。

彼時，琴默的詩已先成，拿到秀鳳跟前笑道：「秀姑娘善作安代詩，更該善於評常詩了。」說著遞過去，秀鳳即與琴默坐在欄杆上，月光下看那詩：

靜不染塵流空晶，涼而不寒滿掌冰，

秀鳳先贊道：「這一聯已說盡天下之月，可謂言入骨髓矣。」

再看：

竊往山樓東阜去，液浸羅衫徹骨清。

看畢，方欲月旦時，宮喜的「送月」詩亦成，送了過來。秀鳳看時：

花色桂香露欲滴，楓葉柳絲如浸水，

西窗夢覺竹影去，淡光隔簾猶在追。

秀鳳笑道：「寫迎送不用西東二字就沒別的字了？」說畢，又看照清的「喜月」詩：

雲鬢輒見天女容，寶晶新妝胸襟清，

草木花石皆知惠，俏姿芳影分外明。

秀鳳搖頭道：「二姑娘因素昔不在這上頭用心，終究有些不同。」又取過璞玉的詩，看了看題，道：「看他如何借法？」說著展開看時：

淑女緣結三分情，露球送來一點光，

秀鳳使嘖嘖稱贊道：「好一個『一點光！』」一言未了，只見錦屏、玉清二人笑著走進來道：「你們看這使來的人，可是信得過的？倒象個請來的似的坐下來了，這是怎麼說，福晉太太正生著氣呢，這早晚，這般個深僻院中，這等玩起來以是使得的？」眾人都站了起來道：「是，是，我們就要回去了。」又看璞玉的詩：

舉杯借得酒中月，洗盡腥穢淨肝腸。

眾人齊贊道：「這借的又合情理，又巧妙，似這般方可稱為詩了。」爐梅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若是作這等詩，一時作十首又有何難。」眾人聽了驚異道：「噯喲，既這麼說，我們看你的，不知如何好法？」爐梅笑道：「且慢看我的，我們先看德姑娘的吧，看他如何聽的月。」眾人遂都挪了過來。欲知德清詩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秋夜觀月暈而作：

仙女不駕法舟游，緣何帷幙幾層舒，